

温暖了一个冬天的“比密尼”

杨伟民

杨伟民的博克

-

《比密尼的春天》发生在芝加哥一座老式公寓里：查尔斯是位埋头钻研音乐理论的青年学者，看书和听音乐几乎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全部，在他眼里，其他都不屑一顾；毗邻而居的诗人伊莎贝尔，濒临离婚危机，难以摆脱的孤独驱使她一度萌发轻生念头，亏得查尔斯无意相救，两人由此产生感情。无巧不成书的是，为排遣女儿郁闷而来的父亲与鼓励儿子求婚的母亲一见倾心。两间屋内不期而遇的四人，不经意间在圣诞节前夜，都感到春天已悄然降临，远方的比密尼小岛成了各自心中憧憬未来的象征……

戏剧故事编得很普通，严格说是常见的正剧写法。尽管如此，观众仍能察觉出译者和导演将其转换成喜剧的种种安排，举重若轻，颇见本领。剧情在两个房间里同步进行，时而交错，时而复合。演员的每一次出场、每一句台词，必须有精确的时间计算，稍有迟缓，都将出错。

查尔斯是一个认为音乐可以代替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人，碰到的对手恰恰是靠文字吃饭的诗人。他在初见伊莎贝尔时，充满学究气，一本正经地要在钢琴上用赋格曲弹奏对方的名字。我们忍俊不禁的同时，也随伊莎贝尔一起，被美妙的音符所征服。两颗看似格格不入的孤傲心灵，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开始了交流、碰撞。他们用音乐、诗歌，睿智地表达着各自对爱情、对生活的理解……

查尔斯以柏辽兹为例，帮助伊莎贝尔寻找活下去的理由。这位几度想自杀的大音乐家，在写就“幻想交响曲”后，终于找到必须生存的理由，战胜了自我。伊莎贝尔的痛苦正是在于没有事业感，40岁的她，连丈夫、孩子都没有，心灰意冷，不知如何面对。查尔斯内心的痛苦其实也不小：父亲在他这个年龄时，已经有妻、有子，事业有成，而他除了事业，有的不过只是“仅能糊口的饭碗和小小的单人床”。他明明已经坠入爱河，却总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“不要掉进去”。

他想对伊莎贝尔说的真话是：我多么需要爱和被爱，但我害怕受伤，我无法推倒为捍卫自身心灵而构筑的防御墙。查理斯小心翼翼，生怕有人

闯入自己内心，甚至将已然来临的情爱拒之门外。可悲的是，他为此付出了固守其中的代价，独吞孤寂的苦涩，甚为尴尬。他顾虑，两人一旦共同生活，会吃亏、会有麻烦。伊莎贝尔同样犹豫不决，担心查尔斯是同性恋者，甚至在他吻了她之后，还没改变这种看法。他们为到底结合还是不结合，苦苦思索……这种处处设防、事事封闭的心理状况，是当今社会正在不断蔓延着的流行通病。

与查尔斯和伊莎贝尔面对爱情的谨慎、彷徨相比，他们父母的恋爱进展就顺畅多了。两位老人风趣、幽默，对生活充满希望，一旦相爱，便趁热打铁。当查尔斯为两位老人的率性举动大惊失色、逃出卧室时，观众发出了由衷的大笑声：一间屋内，一对青年为相约比密尼，老是优柔寡断、举棋不定；而另一屋里，两位老人早已直奔比密尼，领略春天滋味！他们懒怠眺望远方模糊的憧憬物，只知道实实在在干着身边看准了的事情。

老一代人的婚姻往往就是这么自然、平和，一旦承诺，他们便会负责：女的要使男的幸福，男的也要使女的幸福，别无过多的期盼和奢望，与查尔斯和伊莎贝尔以为结了婚就来了幸福截然不同。遗憾的是，全剧在老两口的探戈舞步和两青年的亲吻中落下帷幕，形式上虽略显唐突，主题也有点走调，但幸好并未影响剧场的整体喜剧效果。

我们不难发现，只要你身处剧场，即使像剧中老人般年迈无依，哪怕如查尔斯那样孤僻自闭，甚至像伊莎贝尔那样陷入人生绝境，无一例外地都会情不自禁地被朴实无华的浪漫故事所吸引和感染，沉浸在全场一致的欢乐气氛中难以自拔。我们有理由说：一出温馨的贺岁剧，暖和了我们漫长的一个冬季。